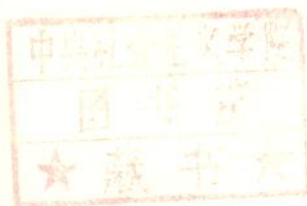


安·拉布里奥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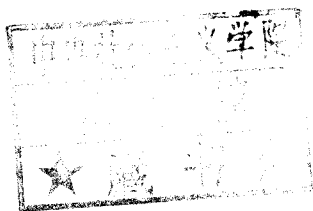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杨启潏等译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
杨启潋 孙 魁 朱中龙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Guanyu Lishiweiwuzhuyi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

杨启滨 孙 魁 朱中龙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48,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300

书号 2001·256 定价 0.76元

3
5
5

003414

出版说明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出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拉布里奥拉1843年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城。父亲是中学校长，学识渊博，同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派有密切联系。拉布里奥拉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幼年时期起就喜好读书，热爱祖国和自由。他十八岁时完成了宗教学校的学业，到那不勒斯上大学。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曾先后在政府机关任职和中学教书。1866年他同“加里波第”学校校长罗莎丽娅·斯普连格尔结婚。罗莎丽娅祖籍是德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不仅为拉布里奥拉分担生活上的忧愁，也协助他克服政治上和教学中的各种困难。1871年拉布里奥拉到那不勒斯翁别尔托亲王哲学院讲授哲学。1873年他离开那不勒斯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担任了教育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后又讲授历史学等，直到逝世。他曾兼任社会教育部教育博物馆馆长，去德国考察过教育制度。八十年代初拉布里奥拉接近激进派小组，后来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他认真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90年开始同恩格斯通信。1890—1892年他为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做了很多工作。1892年社会党成立后，他更加深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895年开始撰写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章。1901年因患喉头癌停止讲课。1904年在罗马逝世。

*

*

*

拉布里奥拉生活在意大利人民争取并最后达到民族独立和国

家统一的时期。意大利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赶走了奥地利、西班牙等外族侵略者，推翻了本国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也随着成长起来。但由于意大利长期处于外国掠夺者和教皇、封建主的统治下，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十分落后，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意大利工人中影响很大。意大利工人阶级虽然具有争取民族解放和进行民主改革的革命传统，但是无产阶级的觉悟却不高。为了克服各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反映。拉布里奥拉从黑格尔左派、激进民主派，最后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862年拉布里奥拉到那不勒斯，当时那里的学术界十分活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不勒斯左派黑格尔小组。这个小组的进步哲学家非常重视欧洲哲学思想的成就和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他们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恢复它的辩证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拉布里奥拉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不能作为新思想的基础”，主张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而发展它的辩证精神，并运用它去认识意大利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1873年底拉布里奥拉迁居罗马，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末，这个时期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这时意大利刚刚争得独立，正从专制制度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拉布里奥拉十分关注祖国的发展前途，参加了实际政治活动，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他主张在意大利建立民主制国家，实行最广泛的代议制。他认为，只有代议制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否则根本谈不上国家的富强，各种制度的民主化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实际上，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未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它同过

去的反动统治者一样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压榨劳动人民。而激进民主派却逐渐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力图使工人运动带上温和主义的色彩。拉布里奥拉看清了他们的妥协行径，1890年在给激进派领导人索齐的公开信中宣布同他们决裂。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拉布里奥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能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新整个社会机体。他于九十年代初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他决心根据意大利的特点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并推动意大利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他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中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畅述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对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索列尔等人的工团主义以及洛里亚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拉布里奥拉不仅是一位严肃的理论家，也是意大利的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他在集会、课堂和工人组织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参加并组织领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他从事组织意大利社会党的活动。他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建立了联系，1893年他以那不勒斯社会主义小组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并同恩格斯见了面。只是在身患重病之后，拉布里奥拉才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

恩格斯和列宁对拉布里奥拉都作了很高的评价。拉布里奥拉曾把他的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寄给恩格斯，恩格斯读后称赞他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高度评价了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章，称它是“捍卫我们的主义的卓越的著作”。

* * *

本书收进了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篇重要文章。第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写于1895年4—5月。拉布里奥拉在这里指出了《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说明《宣言》的出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他阐明了《宣言》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认为《宣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宣言》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过程；他指出《宣言》的“中枢”是它“完全贯穿着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科学地论证了“新的社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使人们确信共产主义能“结束或解决当前的阶级斗争”；他还用《宣言》问世后的历史补充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当时在意大利存在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流派。

第二篇文章《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于1896年发表。它是专门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性著作。拉布里奥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揭示任何人类发展……的真正原则和动力”，使人类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的自然化”。他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指出要正确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认识人类生存的条件，解释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和弄清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他批判了因素论者把人类历史看作许多独立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分析了因素论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他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批驳了庸俗经济主义力图从生产过程中直接引出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主张。他进一步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的功绩和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此外，他还阐述了国家和法的起源和阶级属性，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作了科学的回答。

*

*

*

本书第一篇文章根据梅林的德译文译出，第二篇文章根据1960年苏联莫斯科的俄译文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还参照了其他德译文、英译文和俄译文；第一篇文章还请李其庆同志根据法文校对一遍。书中脚注为作者所加，卷末注是译者编写的。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拉布里奥拉的思想，我们还附了梅林为第一篇文章德文版所写的序言和普列汉诺夫对第二篇文章的评论。梅林的序言是根据德文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采自三联书店中文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译文据原文校订，有改动。

Doc. 5/107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纪念《共产党宣言》.....	(1)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52)

附 录

弗·梅林：《纪念〈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	(149)
格·瓦·普列汉诺夫：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154)
注释.....	(187)

纪念《共产党宣言》

再过三年我们就可以庆祝我们的纪念日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日子（1848年2月），标志着我们第一次无可争辩地进入了历史。我们对无产阶级五十年来的发展所作的全部审慎的评价都与这个日子有关。这个日子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在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正从现时代中脱颖而出，并由于后者固有的内在结构而向前发展着。因此，这个新时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即使今后可能不断发生今天还无法预见的种种变迁。

我们当中所有那些把自己事业铭记在心或渴望完全理解自己事业的人，都要想想那些曾对《宣言》的产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和动力，想想在从巴黎到维也纳、从巴勒摩到柏林爆发革命的前夕《宣言》产生时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现代社会形态中找到正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而能够根据这一倾向的现实存在的理由来论证它的可以预见到的胜利的必然性。

* * *

《宣言》的中枢、它的实质和它所固有的特点实际上不就在这里吗？^①

如果有人想把第二章末尾提出和建议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① 我的这篇文章不是要修改《宣言》，不是要使它适用于现代条件；我在这里也不分析和阐明《宣言》。我写这篇文章，正如文章标题所说明的，只是为了纪念《宣言》。

应采取的那些措施，或者把第四章所写的对待当时其他革命党派的那些政治指导方针，当作《宣言》的实质部分，那就肯定大错特错了。虽然这些方针和建议在它们被制定和提出的当时和条件下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它们对准确评价德国共产党人在1848年至1850年这一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它们不再是我们以后任何事件中都必须予以赞成或反对的全部实践观点。自国际以来，不同国家中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并把无产阶级作为直接基础的那些政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随着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务必使它们的纲领和策略随时适应于复杂多变的条件。但是，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得那么紧迫，以致它们并不感到需要、渴望、或仅仅试图去重新检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并决定取舍。实际上历史经验只能由历史本身来创造，人们既不能通过预见，也不能靠决断或命令来创造。公社时期就出现过这种经验。公社过去是、时至今日仍然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时从自己行动中得到的唯一直接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是混乱的，因为公社的爆发很突然，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此外，这一经验既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形势强加的；它曾经被英勇地付诸实施，而且今天已成为有益于我们的教训。在社会主义运动刚开始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缺乏亲身的直接经验，象在意大利常见的那样，社会主义运动把《宣言》的权威当作指令，然而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

* * *

我认为，也不应当到《宣言》以文献为题来谈论其他社会主义形式的地方去寻找《宣言》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整个第三章无疑是为了通过排斥和对比、通过简短而深刻有力的特写，来阐明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前者在今天通常被称之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经常被轻率使用的术

语)，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无产阶级，它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只有一种除外，^①都曾一再出现，曾不止一次地复活，它们今天又在现代无产阶级运动方兴未艾的国家里重新出现和复活。《宣言》在这些国家里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履行了，而且现在还在履行它的有生命力的批判和文字撻伐的职责。然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已克服了这些形式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或者在这些形式只作为个人意见在个别情况下还幸存下来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且不提其他国家），《宣言》从这个角度已经完成了它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已经采取政治行动并且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宣言》似乎只是为了纪念才记录下人们不再需要思考的那些东西。

这正是《宣言》作者独具的远见才智。他们凭借自己的思考力和根据一些经验材料，预见到了种种事件，他们只要确定清除和批判那些已被他们超越的东西。批判的共产主义¹——这是它的真实名称，没有其他名称更适合这一学说——并不是要同封建主一道留恋旧世界，而是通过同旧世界的对立来批判现代社会，因为它只着眼于未来。它不再同小资产者联合一起，想去拯救无法拯救的东西，例如被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必然和天然的机关）的令人眩晕的行动所打碎和破坏的那种小业主的小私有制或他们的宁静生活，因为现代国家由于自己的不断革命必然在自己内部引起其他新的更深刻的革命。同样，它也不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物质利益的真实对立说成是超自然的奇想、病态的忧伤或宗教的默

^① 我是指《宣言》里被讽刺地称为“真正的”或“德国的社会主义”。² 这一段论述对所有那些很不熟悉当时德国哲学、特别是它的某种已经大大退化了的流派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而在西班牙文的译文中删去这一段论述是完全合理的。

铸，正相反，它探讨了这种对立的整个平淡的现实性。它并不按照每一部分都草拟得十分和谐的计划来建立未来的社会。它对哲学神话中的两位女神——正义和平等——没有一句赞扬或叹赏、崇拜或抱怨的言辞；当人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历史使自己成了不适当的消遣，几乎总是同自己无可非议的严峻要求相矛盾时，这两位女神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得如此可怜。此外，尽管这些共产党人根据确凿的事实认为无产者的使命就是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他们仍然尊重这个创造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形态地地道道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且只有它才能提供新的斗争舞台，而这些斗争一定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幸福果实。人们从未写过如此宏伟壮丽的悼词。这首赞扬资产阶级的颂歌包含了某种悲剧性的幽默；有人则认为这是酒醉后的狂热颂歌。

既然对当时流行的、而且从那时直到现在还一再出现的其他种种社会主义所下的否定定义在内容、形式和它们所抱的目的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那就不要求它们提供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而且它们也没有提供这种历史。对于那些想写这部历史的人，它们既不提供方案，也不提供准绳。实际上，历史并不是建立在真实同虚假、正义同非正义的区别上，更不是建立在可能同现实这二者更抽象的对立上，好象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它的影子和它在思想中的反映。历史完全是一个整体，它是以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改造过程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是按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用实证主义者的话来说，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动力学，他们非常喜爱这一类用语，常常抱着他们所首创的新词儿不放。若干世纪以来出现而又消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其根源、表现和影响是如此不同，应当通过产生它们的社会生活的种种特殊而纷繁的关系对它们加以研究和阐明。当人们深入地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就会发现：它们不是唯一的不断发展的整体；它们

的序列多次被社会复合体的交替、传统的消失和破坏所打断。只是从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出现某种程度的统一，1830年以后，这种统一表现得更加明显，从那时起，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政权，而从国际成立以来这种统一终于变得一清二楚，几乎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在这条道路上，《宣言》象一块具有双重碑文的伟大里程碑：一方面，从那以后它是传遍整个世界的新学说的古版书^①；另一方面，指出了被它摒弃而没有提供其历史的那些形式。^①

* * *

这一著作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串着新的历史观。它赋予这一著作以生气，并在这一著作中部分地得到了阐明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这些斗争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历史则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发展。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斗争统统归结为一种斗争，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必然要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之间的斗争。《宣言》叙述了这一斗争的形成过程，确定了它的发展节奏，预言了它的最终结果。

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归结为这种历史观。从这时起，社会主义的理论敌人不再讨论生产资料民主社会化的抽象可能性

① 我在大学开讲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来源或社会主义通史或唯物主义史研究的课程已有八年了，这使我能够掌握所有这些文献，描绘出它们的立场观点，并系统地把它们整理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很难，而在意大利就更加困难，因为意大利没有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而且党又很年轻，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范例。本文不重复我的讲义。这些讲义不是重复它所依据的书本，发表讲义并不是写书。

了，^① 因为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根据从所谓人类本性的普遍而共同的素质中得到的结论来作出判断。今后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活动进程中那种超越我们同情心和主观赞同的必然性。在最文明的国家，社会是否已经组织成这样：一旦它具备了现代经济结构，出现了必然在它内部产生、最终将把它打碎并使之解体的那些冲突，它就会由于决定着它自身未来的规律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从这一理论出现以来全部争论的主题。因此，也就出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其行动中务必遵循的策略，不管这些政党只是由无产者所组成，还是在它们的队伍中也有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以及自愿加入工人阶级大军的人。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乐于接受“科学的”这个别名，只要人们并不因此而想把我们同实证主义者、有时还同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垄断“科学”一词的令人讨厌的顾客混为一谈就好了。我们并不象辩护士或诡辩家那样，试图坚持一种抽象意义的原理，而且我们也不力求证明我们目的的合理性。我们所寻求的不外是从理论上表述和从实践上阐明在检验我们中间和四周的发展时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而这种发展完全包含在以我们为主体和客体、原因和目的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中。我们的目的之所以合理，并不是因为它以理性的推理为依据，而是因为它产生于对事物的客观研究。也就是说，它是从阐明事物的发展中产生的，而这种发展并不是或不可能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正相反，它会战胜我们的个人意志并使之服从于它。

《宣言》作者本人早先和后来发表的一些著作，虽然从科学的

① 使用“生产资料民主社会化”这个词比使用“公共财产”这个词要好一些，因为后者含有某种理论上的错误。这是由于：第一，它用一个法律术语代替了实在的经济事实；其次，它在某些人的思想里同垄断的增强、公用事业的日益国家化或者同经常再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其他幻想相混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作用是增加压迫者阶级手中进行压迫的经济手段。

意义来说要重要得多，但没有一本能代替《宣言》，也没有一本能起《宣言》的那种特殊作用。《宣言》以极为朴素的笔触向我们真实地描述了这样的情况：现代无产阶级在当代的历史中是作为具体的主体，作为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所必然采取的革命行动必定把共产主义当作它的必然目标——存在、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由于这部著作作为它的预言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而且用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述出来，因而它就成了读者可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思想萌芽的总汇，甚至是这种思想萌芽的取之不尽的矿藏。《宣言》保持着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其诞生土壤的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这一评语首先是针对这样一些人的，如果他们不是吹牛大王、江湖巫医或可爱的门外汉，就是不学无术的伪君子，他们硬把各种各样的先驱、卫士、盟友和大师加给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而毫不尊重人类常识和最普通的年代顺序。他们或者把我们的唯物史观还原为普遍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新的比喻）；他们或者在这个学说中寻找达尔文主义（它只有在一定的观点上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才是一种类似的理论）的分支；他们或者盛情地要我们同实证主义的哲学（从天才的圣西门的那个堕落而反动的门徒孔德到无政府主义市侩的精英斯宾塞）结合在一起或对它加以庇护；换句话说，他们想让我们把我们最明显的对手当作盟友。

* * *

这部著作的生命力，它的强大的力量，它能用如此短的篇幅概括如此丰富的思想，都要归功于它的来源。^①

① 我拿到二十五页（应为二十三页。——译者注）八开本的原版（1848年2月伦敦版），这要感谢恩格斯的深情厚意。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我反对做书目索引、列出参考文献和引文的想法，因为那样做我就是在写一部学术著作或一本书，而不是写一篇短文了。但愿读者相信我的话：我在整篇短文中所写的每一个隐喻、暗示和思想都是有根据的。

这是两位德国人的著作。但不论从形式或内容来说，它都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述。这里看不到所有政治流亡者和所有为了能在异国呼吸比较自由的空气而自愿离乡背井的人们所熟知的种种咒骂、忧虑和怨恨。这里也没有直接反映他们祖国的情况；当时他们的祖国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只有个别地区才能与英法两国相比。相反，他们在《宣言》里写进了哲学思想，只有这种哲学思想才把他们的祖国提到了当代历史的高峰，并保持在这个高峰上；这种哲学思想正是通过他们而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使费尔巴哈所更新的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使它能掌握和理解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曾经由于隐蔽很深和难于观察，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研究过！他们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但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热情的驱使；在他们接受委托在《宣言》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①制定原则和纲领之前，他们已经对经济科学进行了崭新的批判，同时他们也已经认识到海峡两岸，即英法两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联系。共产主义者同盟曾在伦敦设有总部，大陆上还有许多支部；同盟有它自己的经历和发展过程。

恩格斯已经发表过一篇批判文章，他在那里放弃了片面和主观的改良，第一次客观地从经济学本身的概念和原理的内在矛盾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还因发表了一本论述英国工人状况的书而享有盛名。这本书是把工人阶级的运动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本身发生作用的结果的一种最初尝试。^①马克思这几年来在德国、巴黎和布鲁塞尔以激进的政论家著称，他已经酝酿成熟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成分。他成功地进行了理论批判，批驳了蒲鲁东学说的前提和结论，并第一次准确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说明

^① 《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刊载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86—114页，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则于1845年在莱比锡问世。